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煞星神劍屠龍刀



煞星神剑屠龙刀

吉龙 著

(上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:穷途末路	1
第二章:美丽帮主	41
第三章:机智退敌	79
第四章:落日疑云	112
第五章:海流真经	144
第六章:返璞归真	178
第七章:千里神驹	213
第八章:残毒奇叟	240
第九章:大闹少林寺	284

第一章 穷途末路

河南少室峰，遥遥可望——屋宇连绵，黄墙碧瓦，好大一座寺院。

晨暮时分，少林寺惯例地传出八响钟声，余音缭绕在空谷晚风之中，遥传于数里之外，消除了人们满腹的苦忧。

哪知八响钟声之后，“咣！咣！咣！”又传出三响，这声音较那八响钟声，高昂尖锐，震撼山岳，人心颤动，显然是少林寺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故。

藏经阁前的空场上，人影幢幢，数百和尚凝立四周，口中喃喃低声诵经。

梵音低沉深远，启人神思。

中间立着一位穿灰色粗布衣衫的少年，由他的衣着与头发看来，是一个俗家子弟。这灰衣少年，原是少林寺香积厨中，灶下烧火的一个小伙夫。

这墨炭烟尘满脸的小伙夫，眉宇间流露出英气和智慧，此刻他双手满是鲜血，那双眼睛带着紧张、恐怖、惧怕的神色，凝望着面前地上四具脑门破裂，鲜血外流，张牙咧嘴，横眉瞪眼，满脸痉挛的尸体出神。

突然一个精瘦枯骨的僧人，越众而出，急步地走了过来。

此人，正是达摩堂首座天摩禅师。

天摩禅师那双如电眸子略微掠过地下尸体，“哼”了一声，目光中似欲喷出烈焰，狠狠地盯着灰衣少年，眼色充满了怨

毒。

当灰衣少年那双紧张害怕的眼睛和天摩禅师眼光接触时，他惶恐地退了一步。

陡然间天摩禅师双眉竖起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的大力金刚掌是谁所授？”

他说话的声音极其尖锐，似若寒夜枭鸣，令人不自主地打个寒噤。

天摩禅师见灰衣少年呆立不语，又厉声喝道：“我问你大力金刚掌是谁教的？”

灰衣少年颤抖着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没人教，是自己学的，我……我……错手杀了四位师兄，请……”

天摩禅师踏前一步，声音突然放低，说道：“你再明白地说一遍，你的大力金刚掌非本寺哪位师傅所授，是自己偷学的？”

他声音虽低，但语气含有威吓之意。

灰衣少年不善说谎，虽然他知道偷学武功，是要得到极严重的惩治，但他却毫不隐瞒地答道：“是弟子自己偷学的，没有哪位师傅教我。”

此刻寺内十余座巨钟一齐响了起来，咣、咣之声，震得群山齐应。

只见那修竹青松道上走来十八名僧人，一律身着灰袍，外披淡黄袈裟，年岁均较环立罗汉堂四周的弟子为长，他们乃是高一辈的达摩弟子。

随着十八名达摩禅堂弟子之后，是四位眉清目秀的小沙弥，拥着一位身材修伟、面容红润、肃穆威严的僧人，此僧便是当今少林寺掌门方丈——天鸣禅师。

天摩师见掌门方丈前来，立刻转身合十说道：“掌门师兄

大驾光临，请恕天摩未能亲身远迎。”

天鸣禅师挥手说道：“师弟免礼，这位弟子是哪位师傅管教的？”

天摩禅师道：“禀告师兄，这叛逆乃是香积厨中灶火铁明师侄所管，铁明师侄已为这叛徒重伤，正在急救中。”

天鸣掌门闻言，脸上神色微变，那二道电光似的眼睛扫向灰衣少年的脸上。

灰衣少年眼见掌门禅师亲来，立刻心中一震，感到事态严重，本来他想自己错手击毙了四位师兄与铁明和尚，顶多被软禁几年，因为今夜是三年一度的中秋大校预阅，每次预阅皆有失手伤人的惨事发生，何况自己并非有意使出辣手，而是这四位师兄咄咄逼人，欲置自己于死地，这是场中诸人皆有目睹的。

灰衣少年想到此处，胆气一壮，说道：“掌门大师明鉴，弟子南宫远……”

他语音未完，天摩禅师立刻沉声道：“住口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击毙了四位师兄，还有何话说？”

灰衣少年南宫远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并非存心伤害四位师兄……”

天摩禅师突然向天鸣说道：“掌门师兄，这叛徒的武功乃是偷学而成，此罪已经违犯了本寺百年前所立的规条，凡是不得师授而自行偷学武功者，重则处死，轻则挑断全身筋脉使之成为终身残废逐出寺院。”

南宫远闻听此言，头顶嗡的一响，恍似晴天霹雳，几乎晕了过去，双目滚出二滴眼泪。

此刻他脑际浮现出自己的一段凄凉身世——

自幼丧父，无兄无弟，只有一个老娘，家贫如洗，在七年前本想出外经商，母亲却含泪叫他前来少林寺学点武功，她老人家说：“你父亲便是毫无半点武功的老实人，在外经商为恶痞流氓打死。”

所以母亲要自己学点武技防身，以后到外面谋生遇到强盗或蛮横之人，也不会吃亏。

因而才来到少林寺当小厮，藉以偷学武功。哪知却发生这场大祸……

天摩禅师顿了一顿又道：“这叛逆，竟然偷学了少林绝艺大力金刚掌，乃属理应从重处罚者，更何况他又伤害四条人命，犯了欺师灭祖之罪，死有余辜，敬请掌门师兄宣判。”

南宫远突然大声喝道：“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大师你们慈悲，慈悲……”

他双膝跪地，泪水如雨，口中不停地嚷叫着。

天鸣禅师沉吟了一会，肃声道：“本寺向来门规森严，此人连犯几项大罪，自是不能宽恕。”

南宫远凄声叫道：“大师呀，弟子家中尚有老母，我死之后，家母定然悲痛不欲再生，你们不要处死我，不要处死我呀……”

只听天摩禅师喝道：“达摩堂众弟子，把他拿下！”

达摩堂十八名弟子习练有素，一听天摩令下，登时抢出，将南宫远团团围住。

南宫远哭声叫道：“药医不死病，佛渡有缘人，人孰无错，天过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大师呀，你们是有道高僧，请原谅弟子之错……”

天摩禅师喝道：“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

达摩堂十八弟子，齐宣佛号，踏步上前。

南宫远伤心欲绝，高声叫道：“娘呀！原谅不孝的儿子罢，孩儿无法侍奉你老人家了！”

每个字的音韵，都拖得十分悠长，像在寂静的深夜里，哀弦弹出的音符，动人肺腑。真是字字血泪，惨不忍听，是那样凄苦，幽绝。

达摩堂十八名弟，虽然执法如山，铁石心肠，此刻也不禁将逼近的身子顿阻了一下，但略停之后，立刻又逼了过来。

突然南宫远双目射出一道骇人的凶光，脸上肌肉痛苦地抽搐几下，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这声大喝，如同闷雷哑鸣，直震得人们耳鼓嗡嗡作响，说也奇怪，只见十八名弟子停了下来，呆若木鸡。

天鸣、天摩这两位当代少林高手，听了他的喝声，脸色骤变，他们都感到这洪亮的声音，带着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，竟像似极为上乘的外家武功——狮子吼。

但他们脸上的神色转眼即逝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狮子吼，非有数十年功力无法练成，就是少年从入寺便经本寺武功最高的心禅堂七老传授，也无法练就这样深厚的内功，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，是否听错了？

南宫远大声一喝后恨声说道：“我南宫远这般哀心啼血的苦求，你们竟然无动于衷，我自知必死，但绝不会轻易让你们得手。”他又切齿地说道：“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！”

一声仰天厉啸，震荡了整个苍穹——

南宫远似一头出柵的猛虎，突然一晃身，疾如弩箭离弦，冲向逼近的达摩堂十八弟子。

达摩堂弟子齐声喝道：“南宫远，你还敢顽抗？”

喝声中，三名达摩堂弟子，出手如电，齐向南宫远肩头、手腕抓来。

南宫远双目陡然暴出一道精光，扬腕劈出一掌。

强厉的掌风，划空生啸，直对居中的那个达摩堂弟子撞了过去。

十八名达摩堂弟子，乃是少林寺铁字辈一代的高手，个个自负，他们怎会惧怕于一个火工小厮。

居中那位弟子手腕一翻迎掌接去，猛感到一股撼山震岳的内力，直压上来，此时他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，一声闷哼，整个身躯被震得飞出丈外。

就在同时，左右上前的两位弟子，被南宫远弹出一指，踢出一腿，双双被逼得倒跃开去，南宫远一下击退了三位高手，人已急速冲出达摩堂弟子的包围。

这种情形，着实出人意料，一个火工小厮，竟然在举手之间，击退了三位高僧。

他那一掌、一指、一腿，使在场的天鸣、天摩二位高僧骤然色变。这三招包含了少林三种绝技，而且招式与变化，已是炉火纯青到达上乘之境。

一声佛号响起了，外圈的罗汉堂弟子，已和南宫远接触。

南宫远似一头拼命的猛兽，双目射出怨毒的寒芒，右手一挥，蓄积全力一掌，直向挡在他面前的六位罗汉僧劈出。

六名罗汉堂弟子耳听劲风激荡之声，心头颤骇，暗忖道：“这人的功力，确实深厚惊人！”六人同时翻腕出掌迎去。

双方掌力一撞，震得南宫远口中厉啸一声，往上抛起。

不料他竟然悬空一个筋斗，斜斜飞过侧面罗汉弟子头顶，突出重围。

他这种武功令众僧目瞪口呆。

南宫远哪敢怠慢，双脚一落地，便放脚疾速奔出。

他奔出十余丈远，突听一声大喝：“叛徒，你跑得了吗？”

在修竹暗影之中窜出一位僧人，疾飞一脚，踢向南宫远小腹。

南宫远急忙一侧身，避开那僧人踢来一脚，施以“穿心拳”当胸捣去。

拳风奇猛，有如惊涛袭岸。

那僧人乃是铁字辈的高手，识得厉害，冷哼一声，疾向后面跃退五尺。南宫远已如弩箭脱弦疾射而去。

南宫远这时打算逃得一步是一步，多活一刻算一刻，是以他一展开身子，便如同雷击电闪。

他在少林寺已七年时光，对于寺内的道路极为熟悉，所以逃走的速度极快，眨眼间，已经奔到少林寺西南围墙不远处。

“咕咕咕咕……”一阵急促的钟声响起。

啊西面墙边一座柳树簇拥的小院中，窜出一条极快的灰色人影，一闪而至。

南宫远见此僧欺来的身法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藉着奔跑抬腿之式，飞起一脚，踢向来僧的小腹，左手并指如戟，点向对方“锁心”穴。

这僧人武功极高，手腕一沉，同时身躯一侧，竟然在间不容发之际，避过了南宫远一掌一脚，只见那一沾的手腕，已经扣上南宫远左手腕脉。

这种奇奥精妙的锁龙手，令南宫远心头大骇，暗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

突然此僧唉了一声，道：“是宫远吗？”

南宫远闻声，面前僧人是位慈眉善目白髯过胸的老僧。南宫远泪水模糊，颤声求道：“老禅师，求你快放过我。”

这白髯老僧乃当冷少林掌门的师兄——天罗僧，他是少林天字辈中武功最高的一位神僧。此人淡泊名利，不愿担当少林要职，独自避居这座小院，平时南宫远常到此院跟他下棋，所以天罗僧极为喜爱南宫远，以至于他俩之间产生了一种旁人不知的微妙之情。

天罗僧听那钟声，以及后面吆喝之声，慈祥的面容微变，沉声道：“南宫远，你犯了什么大罪？”

南宫远凄声道：“老禅师，我……错手毙了师兄，又偷学武功……我求求老禅师放我一条生路，弟子刻骨铭心，永世难忘……”

他泪水如雨，语音急促凄凉，动人心弦。

天罗僧突然大喝：“孽障！该死！”

南宫远蓦然感一股潜力，托得自己身躯不由自主地飞过了那高大的围墙。

一声阴沉沉的笑声响起，他面前已经凝立着一位精瘦枯骨的僧人，正是达摩堂首座天摩禅师。

南宫远一见到他，心头骇极。

天摩禅师冷冷喝道：“叛逆，你能跑得了吗？”

他遥发一掌，劈向南宫远。

强厉的掌风，划空带着一股啸声。

南宫远横里一跃，挥掌接下一击。

天摩禅师的内功，何等深厚，南宫远虽然接下了一掌，人却被震得五脏翻动，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了五步。

他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跌坐地上。

天摩禅师刚才一掌含蕴了六成功力，本想一掌即可将他击毙，哪知南宫远却未被击死，不禁暗自大惊。

南宫远被震得气血浮动，内腑已受巨创，暗想：“完了！完了！天罗僧相助之情，也无法使自己脱难。”

天摩禅师一怔之后，脸上立现杀机，喝道：“叛逆，你据实说出，武功是何人教授？”

显然他不相信一个无师自通的小子，能够偷学到这种惊人的武功。要知习武功之道需具备三个条件：“天赋，良师，时间。”纵然他天生异禀，智质超人，但无良师启发，也难窥武功奥妙，再者他纵有良师教导，但以其年纪看来，就算从娘胎算起便学武功，二十年时间也难有这般功力。

南宫远冷笑一声道：“偷学的，你何必再费唇舌。”

天摩禅师气得脸上色变，双目圆睁，飞起一脚，踢向南宫远咽喉。

南宫远头部微侧，避过一脚，手腕伸缩，连斩天摩禅师脚上三处大穴。

天摩禅师看得大骇，想不到他也会这招斩龙手，这样说来，他已学得少林寺全部绝技，难道他是别派派来卧底的吗？

一念甫起，杀机再生。他一式“仰观天象”向后倒去。

南宫远只觉一阵微风，起自身侧，天摩禅师已如风车般旋到左侧，南宫远挺身而起，反臂拍出一掌。

天摩僧冷笑一声，右腕向下一沉，点其胁间大穴。

天摩僧本来想置南宫远于死地，这时已改变心意，要将他生擒，逼问出是何派派来少林寺卧底。他想：此人若不是带艺到少林寺偷习绝技，定然不会有这般功力。

南宫远身躯连闪三闪，避开了这一指。

突然一缕柔和的语音，在南宫远耳际说道：“宫远，你快退到墙壁上，我助你退敌，不然十招之内定要为他所擒。”

南宫远闻言心头微惊，转头四望，哪里有人？这时天摩禅师呼呼二掌，猛压上来。把他逼退四步！

南宫远知那声音是天罗禅师所发，见天摩禅师并未察觉，心忖，这大概便是传音入密机的上乘玄功，于是，他又退了一步，将整个身子紧贴墙壁。

陡然又传来天罗僧传音入密的声音：“你不要移动身子，我助你击退他。”

天摩禅师见他退到墙壁，暗提功力，一掌缓缓拍去！

南宫远知道后无退路，他这一掌击下，自己非死不可，他本想移身闪避，但想起天罗僧隔墙告戒的话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——

南宫远突感后背命门穴，由墙际透来一股热流，注入自己体内，不禁精神大振。

一声大喝，南宫远双掌猛推而出。

天摩禅师的掌劲，并非真正要击上南宫远，而是要诱他，闪避之时，变式擒拿他。所以一掌拍出，劲力缓缓迫去！

哪知南宫远却迟迟不移身，天摩刚想变抓为拿，南宫远双掌如同雷电推出……

天摩禅师感到压身劲力凌厉而至，心头大骇，急忙凝提真气贯注右臂接去！

“劈拍”一声轻响！

天摩禅师闷哼一声，双肩一阵晃动，后退了一步。

刹那间，他双目神光变换为一种极为涣散的神色。

他静静地站立原地，双目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南宫远。

那是惊，是恨！

· 南宫远见他一接掌力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，心中泛起一丝恐怖。

突然身边又传来天罗僧传音入密的语音：“你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唉！老僧今日违规助你，乃是犯了少林重大罪过，但若不是贫僧见才生爱，暗中授解武技，也不会产生此事。你今后要珍惜自己，少林弟子遍布天下各地，你的行踪最好要隐蔽一点，去吧！”

南宫远心中激动已极，想起了自己每当偷学到不解之武功，以走棋为借口请教于天罗僧之事……

突然一股潜力由隔墙透过来，南宫远借着那股潜力，纵身一跃，腾身而起，直向空中飞去。

他借势提气升到一丈，悬空几个翻身，落出四丈开外，疾展轻功，落荒而去……

天摩僧见了他这手绝妙的轻功，不禁一阵神伤。

他哇的一声，喷出了一口鲜血，身躯微然地晃了一晃，显然受伤甚重，几乎跌身扑倒。

南宫远拼命狂奔，虽然他内腑已遭巨创，但要尽力离开这里，他知道若不是慈祥的天罗大师相救，早丧生天摩僧手下，如果被捉回少林寺，定然难逃一死。

想到此处，这位身世凄凉的少年，顿时悲痛欲绝，泪水滚滚而下。

他并非怕死，而是感到自己死了之后，老母悠长的残年岁月何人侍奉？

他脑海里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，发出慈祥的声音：“孩儿，你到少林寺后，无论什么苦头你都要忍受，南宫家就靠

你接续香火了，你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，本来我不愿让你去吃苦，唉……”

南宫远突然高声叫道：“妈！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我要回去侍奉您老人家的余年！”

荒山深夜，松涛如啸，猿兽轻啼，是那么阴森恐怖……

南宫远为着逃命，哪顾荒山的阴森恐怖，他循径疾走，夜行日伏，经过三个昼夜的狂奔，已经走出了绵绵的群峰。

疏星残月，黑夜将尽，南宫远眼见前面是座小镇，再也无法忍受腹中的饥饿，他突然想到自己身无分文，不禁呆呆而立。

他逃出少林寺，除了身上这套粗布衣衫之外，别无他物，加上四夜的疾奔，本已陈旧的衣衫，此时更是破烂不堪了。

南宫远想到自己凄凉的身世，不禁淌下几滴泪水。

“唉！”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见前面不远处，炊烟缭绕，于是朝着炊烟之处走去，他想事已到此地步只有硬着头皮去向人家，讨饭充饥。

他循着小径，越过一段起伏山丘，又穿过一片树林。林外是一条小溪涧，石桥横架，溪水清澈缓流。对岸密林深处，掩映着一所庄院。

这庄院气派不小，朱红的大门，门上一对紫铜虎头，口含门环，两侧一对石狮雄踞，更是平添了几分威严，古树苍拔，掩映着这所高大的砖墙宅院。

只见窗门紧闭，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。

南宫远徘徊在庄院的门前，被这气氛所摄不敢贸然扣门。

哪知等到太阳爬升，时近晌午，仍然不见有人出来，南宫远呆呆地想着：难道这是一栋无人居住的空屋，但是早晨那炊

烟分明起于这座庄院之中。

南宫远抬头一望，只见门楣之上，书有“李府大院”四个紫色大字，再加上黑色高大围墙，衬托出一种阴森的气氛，看上去使人有点不自在。

但是他等了这么久，腹中辘辘，实不甘心就这样离去，于是伸手轻轻扣了两下门环，里面却无人应声。

他又扣了两下，仍无反应。他不禁伸手一推，“依呀”的一声门开了，原来院门是虚掩的。

忽然一个龙钟老态的老太婆出现在他面前。

南宫远一见，不由心头一寒，只见这老太婆奇丑无比，身躯高大，驼背弯腰跛足，满脸鸡皮疙瘩，红筋暴露，陷鼻梁，宽嘴唇，下颚突出，两颊凸起，满头红发，虬结披肩。

这红发老婆手中持着一根紫金藤拐杖，朝着南宫远裂着嘴，现出满口黄牙，怪笑地打量着他。

她那笑容，看起来比哭还要难看得多。

南宫远不知所措，一个转身就走。

哪知他身子刚动，丑老太婆不知是如何转动，已横拦在他面前。

南宫远不由一愕，想不到这老太婆竟有这么高的轻功，他再次打量，只见这红发老婆双眼炯炯，精气内蕴，分明是一个身负绝功的武林高手。

红发老婆在他身前只是裂着嘴，露出黄板牙怪笑。过了一会，才缓缓地说道：“你是找李家的吗？我引你进去！”

南宫远尴尬地一笑，道：“这位老婆婆请了，在下是路过此地，因……因……”

他本想说因路遇强盗钱银被抢，但他不善说谎，说起来支

支吾吾。

突然内院朱红大门“呀”的一声大开，从内门走出个中年女仆，态度和善地叫道：“唐相公，我们主人有请！”

南宫远闻言呆愕一下，道：“我是路过无意撞到此地，请原谅并不认识贵主人！”

就在他与那中年妇人问答的瞬间，红发老婆已然飘然而去。南宫远心中大惊，这老婆何时离去，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？

中年女仆笑道：“天涯皆知己，何必曾相识。何况相公鼎鼎大名，誉满天下，我们主人正在大厅候着哩！”

南宫远又是一怔，这妇人竟然出言成句，想来这家主人定是一位饱学之士了。

既然人家相请，就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。他虽然觉事情有些奇怪，但此时饥肠辘辘，哪管许多，于是答道：“既然贵主人有此盛意，只好打扰了，请大嫂带路吧。”

进入院门，竟是一所大院，院里草丛没径，荒芜凄凉，走不多远，进入大厅，走廊回栏，大多陈旧剥落，显出这李家家道衰微景象。

大厅上陈设甚是简单，只有几张紫檀八仙靠椅和一张檀木八仙方桌，那中年妇人请南宫远坐下，随即恭敬地端上一杯茶来，笑道：“请相公稍坐片刻，我去请主人出来相见。”

偌大的一个客厅，竟听不见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也闻不到鸡鸣犬吠，冷落得十分怕人，南宫远静寂寂地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

大约半盏热茶工夫，屏风后走出两个女人，前面的是那中年女仆，后面是一个年约四十左右的中年妇人，只见她一身黑